

关注



忠实于原著的“魂”

——话剧《平凡的世界》三思 □仲呈祥

用自己的汗水泪水乃至血水，描绘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巨变，塑造了丰富多样的当代农民形象，唱响了普通农民在人生道路和平凡世界艰苦创业的感天动地之歌。这便是原著的“魂”。

却因贫穷以“我想通了，你要是真心喜欢一个人，就应该让她生活得更好”为由，违心地另与他乡不要彩礼的素不相识的贺秀莲结缘。而贺秀莲吃苦耐劳，勤俭持家，身染重症，还深情地说：“少安，你知道我，我最喜欢你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吗？……我，我捶死你！”相濡以沫，同船共渡，多么感人的平凡一对啊。

三

话剧《平凡的世界》的导演艺术与舞美设计都颇具匠心。宫晓东导演在精神指向、题材开掘和演员表演、舞台调度的整体把握上，都臻臻成熟。“我们只有一条路好走——回到从前，从记忆的宝库里，找回难忘；从发展的留痕中，找回尊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那些在历史记载中无法找到的平凡人生。”

要把百余万字的长篇巨著改编为两个多小时的戏剧而又不失原著之“魂”，就必须遵从话剧艺术的艺术规律和审美优势，从人物、结构上加以整体调整，力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记得美国电影美学家乔治·布鲁斯东在其名著《从小说到电影》中曾说过这样的意思：电影改编小说，是电影编剧把原著小说家用文学语言思维建构的一座小说的艺术之山，完全吸收消化掉，然后彻底粉碎掉，留下一堆未曾加工过的但却闪烁着原著精神灵魂光辉的创作元素，再按照电影视听思维的规律和优势将这些宝贵的元素重塑成一座电影艺术之山。

四组爱情故事结构的这样一部话剧，深刻展示了路遥对改革大潮中农民青年爱情观婚恋观演进的辩证思考：那种传统的“有爱而婚，无爱便离，失恋则死”的艺术母题在改革大潮的激荡下是需要超越的。第一，爱情诚可贵，但却不必因失恋而死，如田润叶；第二，爱情虽美好，但必有所附丽的物质基础，如孙少平；第三，爱情须时时更新，方能生长持久，如孙少安与贺秀莲；第四，男女爱情是纯洁排他的，但并不自私自利，如田润叶、孙氏兄弟；第五，无爱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如田润叶与李向前。

热潮，人们竞相争议：进了城的农村青年高加林，在人生道路的转折关头，究竟应当坚持与在农村青梅竹马的刘巧珍相恋才道呢，还是为了能留在城市移情别恋与有权贵背景的黄亚萍相好呢？一部电影鉴赏，提升了广大观众的道德素养与婚恋情操。此情此景多么令人感慨。进入新世纪后，电视剧界先后又有两位导演杨阳、毛卫平把《平凡的世界》改编搬上屏幕，尤其是毛卫平版欣逢党的十八大之后播出，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再加上广播剧、电视剧的传播，《平凡的世界》影响了几代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审美观。

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最有权威的评判者。陕西人民艺术剧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慧眼识珠，把《平凡的世界》改编搬上话剧舞台，这种明智选择值得称道。

在中国话剧界，陕西人民艺术剧院极具实力，是祖国西北的一支主力军。近几年来，该院新创剧目的一个鲜明特色，便是注重配置地方文化资源，尤其是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当代陕西作家的文学名著改编搬上话剧舞台。先是改编了陈忠实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白鹿原》，在全国各地巡演，令话剧界耳目一新，众说纷纭；如今，又把路遥的呕心沥血之作《平凡的世界》搬上了舞台，在京沪等地成功演出，再次彰显了中国西部特色的诗意现实主义话剧艺术的强大生命力和感人魅力。

如果说，选择把《白鹿原》改编搬上话剧舞台，主要是因为小说荣获茅盾文学奖，誉满文坛；那么，选择把《平凡的世界》改编搬上话剧舞台，却是需要胆识的。众所周知，这部小说尽管也荣获了茅盾文学奖，但连同路遥的另一部小说《人生》，在学术圈的专家教授学者那里，并不如《白鹿原》那样被高度评价，甚至在至少有三部我读过的进入高校课堂的被认为学术成就高、学理性强的当代文学专著中，要么根本忽略未提，要么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但是，在广大读者中，却一直被热读追捧，成为畅销小说。上世纪80年代，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吴天明曾把《人生》改编搬上银幕，在全国观众中激起了一股令人难忘的“人生大讨论”

评点

洒满幸福的“撒花坡”

——简评首部扶贫题材微电影《撒花坡》 □高小立

微电影的兴起是与网络新媒体以及自媒体的风起云涌密不可分的，短小精悍的体量与当代人尤其年轻人碎片化的信息接受方式相适应，微电影投资小，传播、收看的便捷也是其迅猛发展的因素。微电影创作几乎涵盖了大银幕所有题材类型，既可独立成篇，也可做成系列片，越来越受到主管部门和从业者关注。

《撒花坡》，一个很文学、很美的名字，是一部时长只有26分钟的微电影。故事却没有“撒花”那么浪漫，而是讲述了彝族群众在撒花坡扶贫修路的艰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以脱贫攻坚、精准扶贫为素材的影视剧已有不少，用微电影艺术形式表现扶贫还是第一部。微电影的故事不可能错综复杂，选择微电影讲述扶贫，考验的是叙事的角度。撒花坡是因为没有路才一直穷，主创以类纪实风格聚焦回到家乡当村官的彝族大学生秋红，带领全村35户彝族同胞修路的故事，叙事核心是要修路就必须做通自己亲大舅毕摩的工作。毕摩是彝族村民最敬重的长者，彝族同胞的婚丧嫁娶乃至祭山神都必须由他主持，如果修路经过的风水宝地被破坏将惹怒山神，毕摩就成了最大的罪人。撒花坡的扶贫不仅面临偏远山区恶劣

的地理环境和民族团结问题，同时，还要面对如何解决脱贫致富与传统民族文化习俗之间的矛盾。党和政府的扶贫工作不是为了彰显一方官员的政绩，而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这种幸福生活不只是物质上的吃饱饭、把洋芋卖到城里挣到钱，也包括精神上彝族同胞宗教礼仪的信奉。

我们看到，影片一开始，就是扶贫工作队五次为修路登门毕摩家都吃了闭门羹，但是书记一点儿没生气，更没有怨气，反复和扶贫干部说，要尊重并理解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尽管围绕修路的矛盾很尖锐，但故事讲得和声细雨、娓娓道来。其实，彝族村民非常有自尊，都不愿意戴上贫困户的帽子，毕摩本人何尝不想村里早日修好路，让村民别再因为土路颠簸而影响洋芋等土特产的销售。要脱贫，先修路；要修路，必须毕摩点头。等待毕摩同意，就拖延了脱贫的时间，但如果贸然强行修路，必然导致包括毕摩在内的彝族村民的反感，这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扶贫政策、民族政策背道而驰。千百年来，彝族同胞被历代封建统治者视为夷族，分而治之，唯有新中国将彝族同胞视为祖国大家庭中当家做主的一份子。当年毛主席将带有贬义的真字，改为“上面有房，下面有米有丝”，富

有吉祥寓意的彝字，得到彝族同胞由衷的拥护。从片中我们看到，扶贫工作队理解包容，亲外甥大学生村长的耐心，加上其妹妹因为村路颠簸险些耽搁了心脏病救治的事实，这些最终让毕摩认识到，修路是为了让彝族村民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这样的大好事一定会得到山神护佑。最终，脱贫的路修通了。



该片编导很好地利用了微电影艺术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传播效应。同时，作为一部少数民族题材，导演叶多多大胆启用非职业演员本色出演，方言台词、民族服饰、原生态山歌、神秘色彩的彝族祭山神仪式，都增强了影片的地域特色和真实感。路通了，撒花坡上洒满了彝族村民的幸福。

湖北省中国书画作品展在京举行

由中国文联、中国美协、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指导，湖北省文联主办，湖北省美协、湖北省国画院承办的“写意长江——湖北省中国书画作品展”11月14日至18日在中国文联文艺之家展览馆举行。此次展览共展出中国书画作品127幅，主要突出长江主题，体现了当下湖北中国画创作的主流方向和艺术水平。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人类的进步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湖北省地处长江中游，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亘古至今，滚滚长江一直为我们孕育着光辉的历史，也成就了绚丽浪漫的荆楚文化。近年来，湖北省国画院坚守“传承、创新、国风、楚韵”的学术理念，多次组织画家遍及长江两岸，开展湖北画家画湖北等活动，尽情地描绘荆楚大地长江经济带绿色生态面貌，把湖北“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成果以绘画的形式记录下来，创作出数以千计的作品，打造了“荆楚内涵，中国表达”的艺术发展道路。

(文讯)

Advertisement for '滇池' magazine, listing authors and content. Includes a QR code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the publisher.

Advertisement for '青年作家' magazine, featuring a QR code and subscription information for the 2019 issue.

Advertisement for '诗歌月刊' (Poetry Monthly) magazine, listing the 2018 November issue's content and subscription details.

Advertisement for '天涯' magazine, listing the 2018 June issue's content and subscription information.